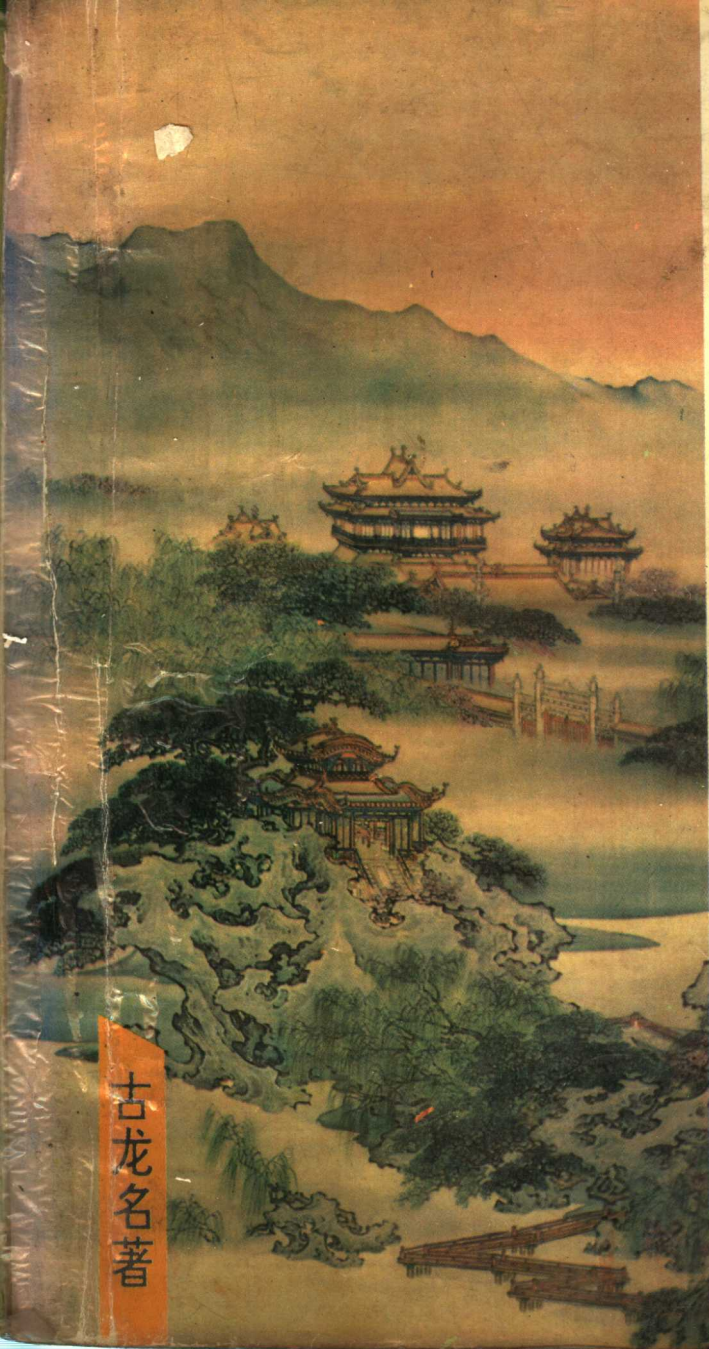


独眼龙

古龙名著



独 眼 龙

下 册

古龙名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独 眼 龙

古龙名著

责任编辑 靳 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3.75 印张 85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7000 册

ISBN 7-5348-1076-0/I·487 定价:19.88 元

内 容 提 要

诗曰：“世人碌碌争名利，为名为利深刻骨，强中自有强中人，你争我夺皆凡夫，到头来是一场空。”

吁！嗟夫！宇宙障气重重，海内魔影幢幢，为夺得武林三宝与奇书，飞霞神剑，长生果，掀起武林一场大浩劫，种下了血海深仇之恨，在“名”“利”“情”“欲”意气之争，古往今来，抹煞了多少英雄豪杰的胸怀大志。

黄沙滚滚，~~滚滚而来的杀气~~的气氛窒压着一个青年壮士的**孤中州**——~~保坤~~（夺）母之仇。他——保坤为报却父母，恩师之仇恨，决然苦练武功绝学，佩戴着师传“毒眼龙”，伪装恩师面貌，行走江湖，扫荡群魔邪道。尽管四处危机重重，受尽人生苦难的折磨，但“吉人自有天相”，能够柳暗花明，绝处逢生，终究顶天立地消弭了江湖上杀劫血灾之祸，再造祥和生机矣！

他是个善施心计的人，心中一动，便禅床上喀嘛教罗娜喀兰公主欺近。

保坤闭目调息，许久未闻其声，心中顿时起疑窦，睁目向室内四周一扫，登时，目光又与萨喀班林接触了一次！

当他目光一与萨喀班林接触，心头又是微微一凛！

萨喀班林然大呼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！你的三魂七魂已经出窍了，再难活三个时辰……”

保坤大吃一惊，忙运气行功，果然觉得有点魂不守舍的感觉，他一阵惊悸之后，突然睁目大喝一声，一招“慈光普照”的旷世绝招，向萨喀班林推去！

原来，他衡量眼下情势，越不快打急攻，越对他不利，因为，他自觉功力已缓缓在消失中。

他想以一招奇绝的“慈光普照”出其不意，把萨喀班林击毙！

可是，事实大谬不然，当他奇招出手之后，竟出他意料之外，劲力锐减，萨喀班林轻而易举地便闪过这一招绝学。

保坤微微一叹，便闭目垂下头去。

萨喀班林仰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现在明白活佛言之不虚了吧？你的功力已迅速在消减中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也和这个丫头一模一样了！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

保坤见对方发出一种轻蔑得意的奸笑，不禁气愤填胸，体内热血一阵沸腾，钢牙一咬，反手从背上拔出长剑，厉声道：“秃贼接剑！”

长剑在手抖动之下，幻起一道寒光，向萨喀班林击去！

萨喀班林滑步闪身，躲避保坤击去的一剑。

保坤见一剑竟未击中，不觉大惊，以他剑术造诣，在这极短距离，竟击出落空，更证明他的功力已急剧地在消减之中。

萨喀班林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剑术已经不中用了，接下本活佛几拳试试吧！”

萨喀班林欺身而上，向保坤打出三拳，这三拳的拳风，恍似密绵不透的风雨，罩住保坤周身。

保坤右手挥动长剑，从拳风中反击对方，同时左手挥起奇招。

二人动手相搏，五招过后，保坤越打越心寒，他一方面不敢用目光与对方接触，同时深深感觉内力似有不继的现像。

这是他出“血涧”闯荡江湖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

萨喀班林暴喝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的魂魄已经不守舍了，在本活佛手下再难走上三合。”

保坤闻对方喊喝之言，愈加心惊胆寒，手中招式不觉一缓，高手过招，不能毫厘之差，保坤手中招式缓慢下来，也正是对方进攻的好机会。

萨喀班林在大喝声中，手中奇招迭出。“呼呼”地连攻两掌。

这两掌是萨喀班林运足了十成真力而发出的，招式诡异，威力锐不可当！

保坤暗叫一声“不好，连忙向一侧闪避，可是劲风激起漩涡，把保坤卷起，向室外摔去！

“叭哒——”一声，保坤摔跌在禅房外的后殿里！

保坤惨叫一声，口中便喷出一道血箭，保坤提起一口真气，一咬钢牙，从地上挺身而起。

萨喀班林赶出禅房之外，见保坤头发散乱，满面尘土，白衫衣襟尽红，双目满布血丝，状极狰狞……

萨喀班林见状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小子怎么还没有死？难道他是金刚之身？……”

萨喀班林正忖间，保坤厉喝一声，凶猛地向萨喀班林扑去，他扑去之势，无比的奇快，五指已抓向萨喀班林。

萨喀班林本能地向后暴退，保坤本来内部已受重创，此刻，他不过是强提一口真气，作孤注一掷而已。

当他一招没有扑中时，身形已跌倒在门槛上。

萨喀班林飞起一脚，把保坤踢得滚了一丈多远，可是萨喀班林脚触到保坤身体时，被一种反弹之力，把萨喀班林震得也暴退六七尺远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体内气血一阵浮动，眼中冒出火星。显然，萨喀班林也受伤不轻，他忙闭目调息。

保坤被萨喀班林踢了一脚，口中又吐出一道鲜血，心中气血一阵翻腾，人便昏了去。

萨喀班林闭目调息了片刻，见对方已无动静，缓缓睁开双目，这时保坤已躺在地上面色苍白，气若游丝了。

萨喀班林慢慢地站起来，口中发出狞笑道：“小子你想不到吧！没有那么容易就要你死去，还有你好瞧地在后头呢？”他从殿后取了一瓢冷水，浇在保坤头上。

保坤口中发出幽幽一声长叹，便醒了过来。

他抬头向四周一看，立刻便与萨喀班林那双怪眼睛又接触了一下。

保坤情不自禁地身上打了一个寒噤，忙又闭上双目，这时，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四肢如棉，功力尽失，不过他的神智还很清楚。

萨喀班林口中又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道：“小子，喀嘛教公主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她？”

保坤冷笑道：“什么人秃贼不配问，你要怎样对付我，快点动手吧！”

萨喀班林又发出一阵怪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想速死吗？没有那么容易，本活佛要你受尽折磨，慢慢地死！”

保坤大怒喝道：“秃贼，小爷和你有什么仇？你用这种邪术制服我，我死了也不服，变 厉鬼必追汝之魂！”

萨喀班林喋喋地笑道：“小子，别说梦话了，现在本活佛叫你尝尝‘五毒苏骨’的滋味吧！”说着，他出手如电，点了保坤身上的奇经八脉。

保坤登时，感到血气逆流，血管有如爆炸似的，全身开始痛、痒、热、冷、酸……各种痛苦，齐集于身。

保坤是条硬汉，他咬紧钢牙，承受体内各种痛苦，口中没有发出一声呻吟。

他额上登时汗粒如颗，面色由白转青……

萨喀班林见状冷冷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一条硬汉，连哼一声都没有，大概是本活佛过于慈悲，手法轻了吧？”

他边说，边在保坤身上的奇经八脉上，又加重地点了几

下。

保坤立刻感觉全身如似百蛇啮心，万虫啃爬似的难受

.....

他痛、痒、酸……难以忍受，两手拼命在自己身上抓擦，开始在地上的要打滚起来。

萨喀班林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不好受吧！现在从实说出，你什么时候入殿来的？是公主一什么人？”

保坤睁大血丝满布的双目，怒叱道：“秃贼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再问这些？”

萨喀班林口中响起阴森森的笑声，道：“好！小子倒很倔强，你既然不怕肉体上的痛苦，本活佛要叫你精神上受尽折磨……”他拿起一根绳索，把保坤的四肢捆起来，然后把保坤放坐在椅子上，萨喀班林双目扫向公主，大声道：“公主看着我！”喀嘛教公主罗娜喀兰公主好似完全受他控制似的，茫然地从床上挺身而起，看着萨喀班林。

保坤忙大声叫道：“公主，不要看那秃贼！”公主连头都不偏一下，对保坤喊叫之言，恍似充耳未闻。

保坤大吃一惊，忖道：“这秃贼不知是用什么邪门，以公主功力之深，不应该立即神智如此昏迷，以自己而论，功力虽然消失，可是头脑还很清楚。”

萨喀班林又大声叫道：“公主过来！”喀嘛教公主竟不由己，站起缓缓下床向萨喀班林走去。

保坤急唤道：“公主！公主！你不能过去呀！”公主对保坤之言，不理不采，仍然向萨喀班林走去。

萨喀班林用手“嘶！”的一声，拉掉公主的上衣，口中不禁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好一个漂亮的美人儿，皮肤肌肉好美呀，是本活佛前生修来的艳福吧！”

公主呆若木鸡似的，站在萨喀班林面前，任他动手动脚摆布她，她毫无一点反应。

保坤目见此状，不禁闭目一叹道：“一个美若仙子的公主，竟被害如此，唉！人间罪恶，莫过于此……”

保坤正在感叹付思之际，突听到萨喀班林发出嗲声淫猥的奸笑之声。

那笑声如一把利刃插在保坤的心坎上！保坤不由自主一睁开双目，见萨喀班林已将公主身上的衣裙，完全脱去，现出下半部丰满的胴体。

保坤痛苦的闭上双目。

这时，他才体会到精神上的痛苦，胜过肉体上的痛苦几千倍……

室充满了萨喀班林得意、奸险、狰狞的狂笑之声。

保坤情不由已的，第二次又睁开眼睛，只见萨喀班林已赤裸裸地把公主抱到禅床上去了。

保坤厉喝一声道：“秃贼！你要对公主怎样？”

萨喀班林微微一怔，但惊悸之色，在地面上一闪即逝。

他竟仰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：“小子，你就是叫破喉咙，也是白费，现在你可以大饱一次眼福了，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萨喀班林魁梧的身体，已经开始压向公主莹白的娇躯上……

蓦然，禅房之外，传来一阵木鱼之声……

紧接着，后殿之中，梵音响起，那声音愈快愈近……

萨喀班林面色顿变，急忙侧耳倾听，立即听到有人吟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”，便有人走进禅房。

保坤抬头一看，只见身着黑色僧袍的老和尚，已缓步走入禅房，那老和尚年逾百龄，白眉长髯，鬓发如霜。

保坤看清那老和尚之后，惊喜交集，脱口叫道：“慕康大师！”

原来，那进入禅房的老和尚，正是名满江湖的武林四杰中的夏慕康大师（即无名大师）。

无名大师目光一扫禅房景况，忙闭上双目道：“罪孽！罪孽！”

萨喀班林急跃身而起，右手一掌向无名大师劈去！

萨喀班林这一掌已用了八成真力，他想一掌把进来的无名大师击毙。掌风如涛，立时便卷向无名大师。

无名大师双目微闭，对萨喀班林拍来的掌风，恍似未见，他在掌风如排山倒海中，静立在原地，如木雕泥塑似的，分毫未动。

禅房之内，积尘飞扬，劲风回旋良久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萨喀班林见状，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老和尚好雄厚的内力！”

萨喀班林心念未已，便听到无名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见你的衣衫，也是出家之人，如此赤裸裸地，有羞辱我佛子弟，赶快穿上你的衣服吧！”

萨喀班林听到无名大师之言，不禁悚然心惊，因为无名大师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可是有如金石之声，句句使他入耳心悸，怦然心跳。

他一面穿着衣服，一面详察无名大师，心中更加骇然。

此刻的无名大师，静立禅房中央，双目垂帘，黑色僧袍之内，好似有一股白色气体，在向衫外发出来，渐渐在室内扩大……

萨喀班林看了，心想：“这老和尚身上发出什么气功？难道是佛门最上乘难修的‘佛门罡气’？”

他心中一动，乃厉声大叫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抬头看看我！”

无名大师缓缓地抬起眼皮，双目射出两道光芒，如似两柄利刃，扫向萨喀班林全身一瞬也不瞬！

萨喀班林目光与无名大师的双目一接触，心头不觉一怔！心忖：“这老和尚双目之内，光花四射，如似虎目，不怒而威，为一生所仅见，从他的眸子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力，已达顶峰造极阶段了……”

在这同时，保坤急忙对无名大师道：“老大师千万不可看那怪和尚的眼睛，他双目之中，具有邪门……”

无名大师右手微微摇动示意，然后缓缓道：“这位大师的‘勾魂大法’对别人百施百效，可是对老衲并没有什么作用。”

萨喀班林心中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敢与本活佛对视一盏热茶之久么？”

无名大师淡淡一笑道：“老衲六十多年来的修为，大多半的时光，在参禅如何控制自己魂魄，浑然忘我，大师如果用

‘勾魂大法’之术，企将老衲的三魂七魄移出体外，并不是一件事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就是和大师对视一天也无防的。”

无名大师第一句话，说得低沉而缓慢，并没有动怒的样子，同时他一双眸子，始终盯住萨喀班林，眸中射出来的精光，越来越强……

萨喀班林愈看愈觉心惊，他看不出对方有功力消失，魂魄出窍的模样。

他乾咳一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能否将贵刹及法号见告？”

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：“老衲的姓名，随着悠悠的岁月，早已不用了，如果大师一定要知道老衲，或将来打算还要找老衲，你就记住‘无名’二字吧！”

无名大师顿了一顿又道：“老衲没有固定的寺院，云游天下，到处为家，今夜不过路经此寺，不期遇上大师而已。”

萨喀班林长眉一动，哦了一声，忙双手合十道：“原来老和尚是路经此寺，进来玩玩，刚才本活佛不知内情，打了老和尚一掌，冒昧之处，尚祈谅解……”无名大师浅浅一笑，接道：“老衲出家已有一个甲子以上，四大皆空，六根已净，对刚才大师出手，是不会介意的。”

萨喀班林见对方并无敌意，紧张的心情，已减去大半，当即推下笑脸道：“我们都是出家人，定能彼此照顾，老大师将来如果有机会去西藏‘活佛寺’，本活佛定扫清禅房，以迎老大师。”

无名大师笑了一笑，回答道：“大师一番盛意，老衲心领了，异日如果有缘，老衲可能去活佛寺一趟，以解救那些苦

难的女子……”

无名大师言犹未了，萨喀班林面色大变。

无名大师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大师初来中上，老衲本当尽地主之谊，招待一番，不过，老衲终日以化缘渡日，无法招待，敬请大师见谅，老衲就此要告辞了！”

保坤听了无名大师不救他二人，便要告退而去，不禁大感失望，不过，他个性倔强，非常好胜，不愿求人，所以他听了无名大师要走，自己生命已经绝望，可是，他还是不愿开口向无名大师求援。

萨喀班林听了无名大师立刻要走的话，心中大喜，忙双手合十一礼，道：“老大师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彼此珍重。”

无名大师转身走了两步，目光扫了保坤一眼，见保坤了无惧色，表现出一种临危泰然的气概，不觉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孩子年纪虽然不大，可是他那种视死如归，豪迈之情，颇使人佩服，我本来是要试他的胆识，他却……”无名大师倏然止步，转身对萨喀班林双手合十道：“老衲临走，尚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大师愿意答应否？”

萨喀班林笑道：“老大师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！”

无名大师道：“老衲受人之托，要把禅房这两个檀越带走。”

萨喀班林面色突变，接道：“老大师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？这一男一女与本活佛有一段未了恩怨，待了却那一段恩怨之后……”

无名大师肃容道：“不可以，老衲受人之托，不能不去做，

况且老衲已经答应一定要把这一男一女找回去。”

萨喀班林大声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与这一男一女有什么关系？”他震于无名大师高深莫测武的武功，还不愿立即翻脸动手。

无名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人是谁，大师不必过问，你我俱是出家之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老衲不能受人之托而不努力去做……”

萨喀班林微怒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说见死不救，我问你，他们现在会死吗？你不是故意的。”

无名大师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大师身为出家之人，应该真诚坦率，你以‘勾魂大法’，把这一男一女的三魂七魄移出体外，然后还想强奸那女子，这种残忍的……”

萨喀班林厉声大喝，打断无名大师的话：“本活佛不准你带走他们，你能怎样？”

无名大师面色一整，接道：“大师如果不念你我同道，执意把这二人留难不放，贫僧只有尽力而为了……”

他不觉幽幽一叹，又道：“如果一定逼老衲出手，徒造成一次杀孽，你我俱无好处……”

萨喀班林见无名大师涵养极好，忖道：“这个老和尚武功虽高，但善良可欺，我就不放这二人，他又能把我不怎么样？”

他心中忖动至此，不觉晒然道：“老和尚说得好，动起手来，你我俱无好处，况且你那点子武功，不一定能在本活佛手下走过三招，老和尚识相点，快走吧！”

无名大师面色微微一变，严然地说：“大师如果不放这一男一女，老衲对朋友无法交待，走不能走的，老衲薄技自愧不如人，但大师如果一定要出手，老衲只有奉陪了。”

萨喀班林面色大变，暴喝一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的功力自信比中原六十年前的‘武林四杰’如何？”

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：“武林四杰之身世，老衲知之最详，可惜那时，我们四人的武功并没有较量过。”

萨喀班林暗吃一惊，心想：“眼前这个老和尚莫非就是六十年前出家的那个叫‘慕康’其人？不过传说那四人中已有三人死去，莫非他们还没有死么？……”

无名大师见萨喀班林站着没有说话，他白眉一动，又道：“大师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老衲带这一男一女要告辞了！”说着，移动身形，向躺在禅床上的公主走去。

这时，萨喀班林罗娜喀兰公主还呆愣愣地躺在禅床上，身上一丝未褂。

萨喀班林虎躯横跨一步，挡住无名大师的去路，厉喝一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无名大师倏然止步，庄容道：“老衲最后一次忠告大师，你如果一定要出手，确实对你没有好处的！”

萨喀班林怒吼一声：“少废话，你如果再前进两步，立刻叫你血溅禅房！”

无名大师摇头一叹道：“老衲念你修为不易，一再劝你，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，到时休怪老衲手下不留情了。”

萨喀班林纵声笑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不要故弄玄虚，你自

信真能接下本活佛的拳掌吗？”

无名大师也大声笑道：“大师不妨出手试试，老衲多年已不和人动手，今夜情非得已，只有破例一次了。”

萨喀班林大喝一声，左手护胸，右手一掌“平推泰山”击了过去。

在劲风如涛中，无名大师身形了晃了一晃，萨喀班林眼前立刻失去无名大师的人影，萨喀班林大吃一惊，忙霍然一转身，定神一看，只见无名大师静立在他面前六尺远的地方，面色凝重……

萨喀班林心中大骇，他根本没的看清对方用什么身法，已到了他的身后，这一次如果无名大师出手，萨喀班林不死也得受伤。

不过萨喀班林也非泛泛之辈，惊悸之色，在面上一闪即逝，口中嘿嘿几声道：“老和尚的劲功不弱，本活佛再赏你一招！”

他右手作拉弓式，左手紧握拳头，缓缓击出……

他的拳头刚刚击出，四周顿起热辣辣的劲风，吹到皮肤上，如同火灼似的，渐渐地，禅房热度升高，无名大师顿感如置身火窟之中。

无名大师面色微微一变，忙闭目运气，片刻之间，无名大师身上的黑色僧袍，渐渐隆起，，发出一层白雾……

无名大师如置身在一层白雾之中，慢慢看不清他的面貌衣着……

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禅房劲风顿时一敛，萨喀班林仔细